

劇 舞 歌

鐵 磨

鋼 成 鍊

著 澄 藍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說明：

這個劇本是根據『煤』寫成的。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我帶領工人文藝工作團到滴道煤礦演劇，當時這故事廣泛的被人們議論着，我覺得有寫成劇本的必要，就將材料搜集了一下，接着『煤』和關於對煤的批評兩篇文章相繼發表，使我加深了對這故事的印象和興趣，遂寫成了這個劇本，前曾在各礦山工廠多次公演，後又在哈爾濱和撫順演出，蒙好多同志和工友們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我又將劇本進行了修正。

劇中的曲子採用了幾個礦工熟悉的小調，聽起來易懂和便於一些業餘劇團的演出是我的原意。最後，希望能聽到更多的意見和指示。

藍澄

一九四八年於哈

時間：一九四八年春

地點：滴道煤礦

人物：黃殿文：外號無人管，哈市有名的小偷，被判半年徒刑，在礦山生產的犯人，年三十左右歲。

黃妻：黃殿文之妻，賢良的女人，二十五歲。

陳主任：六十上下年紀的老頭，有經驗有威信的工會幹部。

老洋砲：經過改造的犯人，爲人粗魯爽直痛快，三十多歲。

工友甲：進步青年，有點虎氣，急性子人，二十多歲。

工友乙：熱情天真的青年工人，十八九歲。

工友丙：愛穿愛漂亮的人物，外號大姑娘，二十多歲。

婦女：甲、乙、丙，都是進步熱情的婦女會員。

小姑娘：甲、乙，十四五歲。

兒童：甲、乙，小男孩，十三四歲。

癩子：殘廢的工友，四十多歲的老工人。

第一幕

第一場

〔在獨身工友集體住的大房子裏，佈景極簡單，兩鋪長炕上堆有被子和一些舊衣服，桌子上擺一些飯具窩窩頭之類的食物，牆上掛着『瓦斯燈』，幾頂破燈帽子，幾把鎚頭放在床的一邊。幕啓時黃殿文正在一邊睡覺，洋砲和工友甲丙在一邊說話，一邊聽後台唱戲，這時後台正唱『打魚殺家』，胡琴聲，喊好聲〕

『惱恨那呂子秋爲官不正』，

『將勢力欺壓我這貧窮的良民哪』。

『進公堂，狗驢官一言不問』，

『賣打我四十板哪……趕出了衙門』。

〔前後台喊好工友乙從後台高興的跑上〕

工乙：（問洋砲）組長！我這齣戲點的怎麼樣？（問衆）你們說怎麼樣？

衆：好好。

洋砲：（以下稱洋）太好了，老張這小子真有兩下子，小李你去再讓他來段。

工甲：對，再來段聽聽。

工丙：讓他來段小嗓的，唱桂英兒的一段。

工乙：我就在這吆喝一下就行啦，（在門口向後喊）老張！老張！他們聽上癮啦，歡迎你再來段，還要小嗓的，把桂英兒的給唱段。

後台聲：今個小嗓沒啦，光剩了大嗓啦！再來段蕭恩的吧！

衆：歡迎歡迎！（齊鼓掌）

〔後聲：『開船哪！』（胡琴拉的很歡，前後台非常的靜。）

『父女們打魚在河下』，『家貧那怕人笑咱』，『桂英兒，掌穩了舵，父把網撒啊……』喊好聲、掌聲，洋砲高興的比比劃劃接唱下句〕

洋：（裝老頭躬腰並誇大的唱）『可憐我年邁蒼蒼，氣力不佳呀……』（做撒網表情並後退欲倒）噢……（衆急扶洋並大笑）

乙：（向洋豎大指）組長！你唱的還不能呢！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笑）。

衆：哈哈！

甲：（指尚在睡覺中的黃殿文）這小子睡死了麼？咱怎麼吵他也不醒，該睡還是睡。

丙：睡死倒好，省咱這屋裏有這麼個敗類丟人。媽的，來了快兩個月啦，活沒多幹熊可沒少耍，老裝

病，今個筋疼，明個骨頭疼，就他媽的那張嘴不疼。

乙：他要咀疼，昨天咱們的肉也丟不了啦！

洋：（笑）他才不癡呢！那兒疼他也不咀疼啊！這叫臉兒壯吃的胖。若不，他憑什麼一點活不幹還要吃好的呢？

甲：對，這傢伙的臉皮厚的够瞧的，少了什麼東西你要問問他，他翻翻白眼就過去了，真他媽少揆。組長！咱們今個買的肉另藏個地方吧！

衆：對，藏起來，（甲將肉藏於桌下之板上又用東西擋上）

丙：天生蹲笆籬子的貨，他偷東西的本領才高呢！你藏到那裏他也能找出來，他當初在哈爾濱的時候可出名啦！若不，他也不能得『無人管』這個外號啊！這回又犯了事讓法院判了他半年的徒刑，才送到咱礦山上來，反正該着咱這房子倒霉。

乙：噢，是這麼回事呀，怪不我問他從前是幹什麼的，他不肯說呢！

甲：我早就知道他是那麼塊料啦！若不是老手偷東西會那麼『麻流』麼？

洋：這傢伙落後歸落後，咱們還是得想法改造他，主任不是說改造好了他還有功麼？

乙：還給獎呢！

丙：你改造他吧！要等着他進步了黃瓜菜也涼了，別說打老蔣呀，咱豁上不要功也不改造他。

甲：哼，他壞到頭頂生瘡腳底下流膿啦，早晚還不是餓狗的貨，改造個扁『鐵拐李』的大腿斷斷筋啦！

乙：你不能那麼說，咱礦上有多少壞人如今都成了好人啦！工會上可有辦法啦，上次我跟主任發牢

騷，也說的你那套話，主任批評我的看法不對。

甲：他怎麼說來？

乙：主任說，黃殿文也不是生下來就壞，是從前的社會不好，有的『撐』死啦，有的人就餓死啦。像黃殿文這樣的人有的是，他也是挨餓的一個，不過他把道走錯了就是啦，得慢慢改造他，終有一天他會認清真正道路的。

甲：理是這個理，那也得分是誰，老黃這個人我敢保險，他若是能進步，『要龍叫三聲，虎下一個蛋！』哼！

乙：咱們別抬槓，我把話說這攔着，你們以後瞧好了。

丙：主任說的對是對，可也得看是什麼樣的，我也同意他沒個進步。

洋：（笑）什麼樣的？各位老弟把哥哥我忘了麼？若提起搗蛋來，老黃還得跟我洋砲學學，說別的是假的，一句話，共產黨有辦法，工會領導的好。

衆：對對，若比起組長來他還不够格。

乙：我還沒好意思提組長這一段呢！

洋：咱們還是得幫助他進步，別忘了都是窮哥們啊！

乙：組長，我一定幫你改造他。

甲：用着揍的時候給我個信，我幫你們的忙。

洋：扯屁蛋，你聽誰說如今還有揍人的，你這傢伙進步的不徹底。

乙：（發現大姑娘又穿起他那件花裏子的棉襖和紅皮鞋，忙喊）咳快看哪，又打扮起來啦！一件『破皮』一天能穿八遍，（翻襖裏）瞧瞧，還他媽的花花裏子哪！

甲：（笑）快『浪』死啦，可惜閻王爺不叫你『投生個女的！』哈哈。

洋：你真配得起這個『大姑娘』的外號，倒真像個大姑娘啊！

乙：（冷不防擎起大姑娘的腳）怎麼不像？就沖着這三寸金蓮吧，可是橫量。

甲：腳指頭麼（衆笑）（丙有點抹不開坐於床上）

洋：（笑）別鬧啦！人家不好意思的了。

丙：（真有點火了）滾你媽的蛋，老子愛穿總比你們愛吃強，咱們花了錢有東西在，你們把錢花光了，就乾瞪眼，也不過香香咀臭臭屁股。

乙：那也不一定，我們吃了賺個好身板。你穿了衣裳也不能長塊肉。再說，（用手指向黃）說不定有不客氣的給你沒收了，叫你穿不成，開個裏外不搭本。

甲：倒真不假，那小子可真上了你的眼啦，你可別當兒戲。

洋：哎呀！那可真要了姑娘兄弟的命啦！

丙：（故意大聲的向黃）哼！老子不在乎，要真有不講交情的，可別說老子不够朋友。到處打聽打聽，這也是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楂口兒，打聽打聽。

洋：得得，誰不知道你那兩下子，現在到點啦，快上班個扁的吧！

丙：（將衣服細疊起來，用白包袱邊包邊說）這個熊房子就是有的是灰，新衣裳沒等穿就髒了，（最

後還吹兩口）唏噓，

甲：還不趕快買個皮箱盛起來。

乙：人家這是準備出閣的衣裳，還能不高貴麼？（衆笑拿鎚頭走下，黃見衆下，翻身蹣跚跑到門口處大罵）

黃殿文：（以下簡稱黃）呸！操你個八輩祖宗，（回身後，生氣的）這幫小子真他媽的混鷄子，這叫『狗咬呂洞賓不認識真人』，諒你們也不知我黃某是幹麼吃的。想我黃殿文當初在哈爾濱做看見就拿的買賣，這些年來雖然說沒『撐』着吧，可也沒餓着。在滿洲國時代色籬子蹲的沒數（笑），那還不是家常便飯。頭兩個月做買賣又犯了，法院判了我半年的徒刑，送到這個熊鷄巴地方來生產，坑裏的活真不是人幹的，入坑三分死，四塊石頭夾着一塊肉，多危險哪。我還準備多活兩天呢。再說刨煤這個扁活也太累人，掄不上兩鎚頭就他媽腰酸胳膊疼的。我才不賣那份力氣呢，我不幹活還想吃點好的，他們上班去我就在家弄好的吃，曠上誰都瞧不起我。管他娘的，我還是我，也少不了一塊。不想丁，餵餵腦袋要緊。（翻東西找到肉，笑）藏到這我就找不着啦？（切肉倒上醬油醋，吃着煎餅，咀裏還說着）不幹活也吃飯，就是少點酒，嘻嘻（主任上，看黃吃飯黃沒發覺）

主任：（以下稱主）伙計，好吃喝啊！（笑）

黃：（有點慌）哎呀！主任來啦！你老快吃點。

主：不吃不吃，我剛吃過了，病怎麼樣了？

黃：（隨機應變）還不大好，這不是麼，工友同志們看我病啦！不愛吃飯，現去買點好的請我的咯。

主任哪！工友同志們這點團結友愛的精神，你老得多多發揚啊！

主：這個當然啦，可是黃老弟！你打算什麼時候幹活呢？

黃：我吃完飯就去，帶病上班，（迅速將飯吃完）你老分配吧！

主：你想幹點什麼呢？

黃：（想了半天）我看澡塘子吧？

主：（大笑）哈哈！那是老頭和小孩幹的事，你這麼個大小伙子，還是挑點別的吧！

黃：那麼你老看着分配吧！只要輕快活就行。

主：（想）這樣吧！你去推煤車好不好？兩個老王友加上你，三個人推一輛，好好幹，又能掙錢臉上

又好看，多好？

黃：好吧主任，這個活行，我能幹。

主：（從腰裏掏出五千塊錢）給你兩個錢，去剃剃頭買點零三八碎的。（黃接過錢）

黃：謝謝你老（拿過一根草繩把棉大襖捆上）幹活得有個幹活的樣，主任！你老看帶勁不帶勁？（裝

做的掐腰挺腹）

主：（看着黃笑）好體面個小伙子啊！好好幹吧有出息！

黃：還帶什麼傢伙？

主：幹這個活什麼也不用帶。

黃：（興高采烈的）好！我走啦！（拉開唱大戲的姿式唱）辭別了主任往前……奔（咀裏叨咕着滑稽的鑼鼓點）炕上一些地下一些吃不了還兜着一些哈哈哈哈哈。

主：（大笑）哈哈哈哈哈！這小子真沒治，（中幕落）

第二場

〔在麻袋倉庫裏。這不是工廠，是臨時幹零活的地方〕

〔中幕啓婦女甲乙丙，小姑娘甲乙，兒童甲乙，癩子等衆人在愉快緊張的縫麻袋〕

小姑娘甲：（以下簡稱姑甲邊做邊唱）〔一曲〕

春季裏來百花香，礦工人生產忙，多出煤炭支援前線，保衛礦山保家鄉。

衆：（合唱）哎喲，消滅賊老蔣。

姑甲：（唱一曲）

夏季裏來熱難當，工友們比賽看誰強，熱汗直流不叫苦，爲的要把模範當。

衆：（合唱）哎喲，模範美名揚啊！

小姑娘乙：（以下簡稱姑乙）（唱一曲）

秋季裏來秋風涼，刨煤工人精神爽，前方連連打勝仗，老蔣像樹葉兒了霜。

衆：（合唱）哎喲，勝利消息到處揚。

婦乙：（唱一曲）

冬季裏來雪茫茫，咱們東北全解放，大軍開到南京去，活捉賊老蔣。

衆：（合唱）哎喲，全國得解放。

婦丙：（唱一曲）

四季完了過新年，今年和往年不一般，今年是勝利年。

衆：（合唱）哎喲，今年是翻身年。

姑甲：歡迎你們男的唱歌，一二；

衆女：快快快，一二，快快快。

童甲：唱就唱，一二。

童乙：唱就唱。

童甲：（問癩子）大叔！你怎麼不吱聲啊？

癩子：去吧去吧，我不跟你們孩子們在一起鬧。

童甲：（同說）不行不行，她們人多咱人少，你得參加（搖癩子）。

癩子：（沒法）好好，我參加參加可有話在先，唱歌不妨礙幹活，能作到麼？

童乙：（同說）能。

衆男：（合唱二曲）

一、叫咱們唱歌咱就唱啊，唱的是你們婦女要爭解放，哎嗨哟哎嗨哟要爭解放。

二、前方軍隊連連打勝仗啊，後方積極生產支援前方，哎嗨哟哎嗨哟支援前方。

三、礦山沒有一個閒人哪，幹起活來女人也不把男人讓，哎嗨哟哎嗨哟，比比誰強？

四、你們要學那張大娘，立下了大功勞人人都誇獎，哎嗨哟哎嗨哟她把模範當。

五、你們可別學那小擺浪啊，好吃懶幹把女二流子當，哎嗨哟哎嗨哟人人說短長。

衆：（笑）哈哈！

婦甲：你們還教訓人哪？

婦丙：熏雞熏鴨子還有熏活人的？輕點『白話』。

童甲：互相幫助麼！

衆：（笑）哈哈（全體合唱二曲）

一、解放區的天呀有太陽啊，解放區的人兒個個喜洋洋哎嗨哟哎嗨哟人人喜洋洋。

二、解放了的礦山再不是地獄，我們要把地獄變成天堂，哎嗨哟哎嗨哟地獄變天堂（見主任來齊說）來啦？主任！

主：（領黃殿文進）你們真高興啊，你們剛才唱什麼來？

姑甲：我們唱滿洲國的時候礦山是人間的地獄，共產黨來了大家都翻了身，日子都過好啦，礦山好像變成天堂啦。

主：（點頭笑）不假不假，你們把這些道理慢慢的也讓這位新工友知道，他到咱礦山沒多少日子，我

介紹他到你們這一塊幹活，他姓黃。

黃：（笑點頭）我叫黃殿文，黃殿文。

衆：（熱情的鼓掌）歡迎歡迎。

主：（問黃）老弟！這個活你能幹吧？件子活，縫一條一條的錢。

黃：（忙答應）能幹能幹。

主：能幹？好，咱們有話在先，這回可別像上回推煤車那樣，不幹活光搗蛋哪！（衆開始明白黃之爲人）

黃：主任！那個事你不能光聽他們一面之詞，他不使勁光讓我一個人推，我怎麼能推得動呢？

主：過去的事算了，這回好好幹。

黃：那是麼，主任你別走，我幹個樣給你看看（蹲下縫麻袋手指靈巧縫的又快又好，縫完給主任看）主任！你看怎麼樣？光耍咀不行。（賣弄的）

主：好好，你以後好好在這幹吧，我回去啦！（下）

黃：你老回去啦？（見主任下向癩子）這位哥們忙啊！這個活是他們老娘們幹的，咱們男子漢怎麼能幹這個呢？

癩：我的腿有病，重活不能幹才幹這些零碎活，你這個活蹦蹦跳跳的小伙子怎麼不到坑裏幹活，也來幹這個？

黃：我也有病（指肚子）我這裏邊有病，你不懂醫學，告訴你也白搭，說真個的，俗語說的好：『一

分錢一分貨，十分錢買不錯』，他們在坑裏一個月開支七八萬（註：一九四八年二月份的數目）幹這個活才掙幾個屌錢，咱不能給他們好好幹，你說對不對？

癩：不知道。（自己幹活不理他）

黃：（見這一招不靈變招站起向衆）我告訴哈爾濱的故事給你們聽，愛聽不愛聽？

癩：幹活吧！

衆：不聽不聽。

黃：（急了）我唱『小老媽「開旁」』給你們聽好吧？

童甲：歡迎歡迎，快唱！（童甲乙跳到黃旁邊讓他唱）

姑乙：我們也歡迎，唱吧！（但仍原地做活其餘的人仍做活不理他）

黃：（扭扭打打的唱起小老媽開旁，唱時兒童伴舞）

小老媽在上房打掃塵土啊（喇叭敲鉦伴奏）東屋打掃到西屋裏（伴奏）東西兩屋打掃完畢呀（伴奏）再打掃濶大爺的暖房裏（伴奏）正好濶大爺不在家內呀（伴奏）我到外邊買點東西呀（伴奏）別的東西咱不買呀（伴奏）但買那瓜子香烟大肚丫梨呀（伴奏）說罷了此話向外走啊！唱到這裏我不唱了啊。

衆小孩：唱啊！怎麼不唱啦？

黃：（笑）沒有傻柱子怎麼能唱起來呢？我不會傻柱子的詞。

嚮：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胡鬧？你自己不想幹活就在那歇着，不該鼓搗他們小孩子也不幹活，就算是倉庫裏幹零活紀律差點吧，你也不該太離格了。

黃：（睜他一眼）閣下是什麼官？媽的，少管閒事！

婦衆：你不好好幹活誰都管得着！

童甲：你唱的真好，還沒聽够呢，不聽他們的再唱段別的吧。（向黃小聲的）唱。

黃：（想了想）我唱探妹吧。

童衆：好好！快唱快唱！

婦甲：小孩子懂什麼？好什麼？不許唱這個小調。

婦乙（同）別唱啦別唱啦！

黃：唱歌還沒有自由麼？就唱就唱（唱探妹）

正月裏探妹正月正，我領小妹妹逛花燈，逛花燈是假意呀，妹呀！試試你的心呀，一個呀呼嚨。

婦甲：（氣的站起來）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下流？到這啥活不幹，淨唱這些叫人聽了就想嘔的小調，你這是『經意』的搗蛋，破壞礦上的勞動紀律，你想搗亂咋的？

婦乙：你聽如今誰還唱這種小調，你怎麼那麼下流呢？

婦丙：再唱鬥爭你這傢伙！

衆：鬥爭他！鬥爭他！

黃：拿門爭來嚇唬人嗎？鬥你的爭吧，老子不在乎。（大聲唱神氣十足，故意氣人）

二月探妹龍抬頭，我領小妹妹上高樓，高樓實在高呀，妹呀！小心你的腰呀，一個呀呼嗨。

童甲
乙：（鼓掌）好好！

癩：（向兒童）好什麼？（向黃）老弟！還是剛才那句話，你要幹活就幹，不幹就好好呆着，要唱歌新編的歌有的是，別唱那些『下流』歌，這裏都是些年輕的婦女，你這不是要流氓麼？

黃：（火了）你訓誰？誰要流氓？老子用得着你管麼？你他媽算幹什麼吃的。

（打癩子一拳，癩子幾乎倒下，衆上前擋住。）

癩：你敢打人哪！好小子，反了你啦，講不講理啊！

黃：揍你怎麼的，什麼叫理（一亮拳頭）這就是理。（汽笛響）

婦甲：不用跟他吵吵啦，咱們見主任去！

衆：見主任去。（拿起麻袋下）

黃：見主任怎麼的？見去吧！媽的！要不是好男不跟女鬥！我每人給你們一捶，唱歌還唱出不是來啦！真他媽的窩火，（擋住了小孩不讓他們走）你們上那去？

童衆：報賬去，你沒聽剛才拉下班的汽笛嗎？

黃：等會再走！我唱的好不好？

童衆：好。